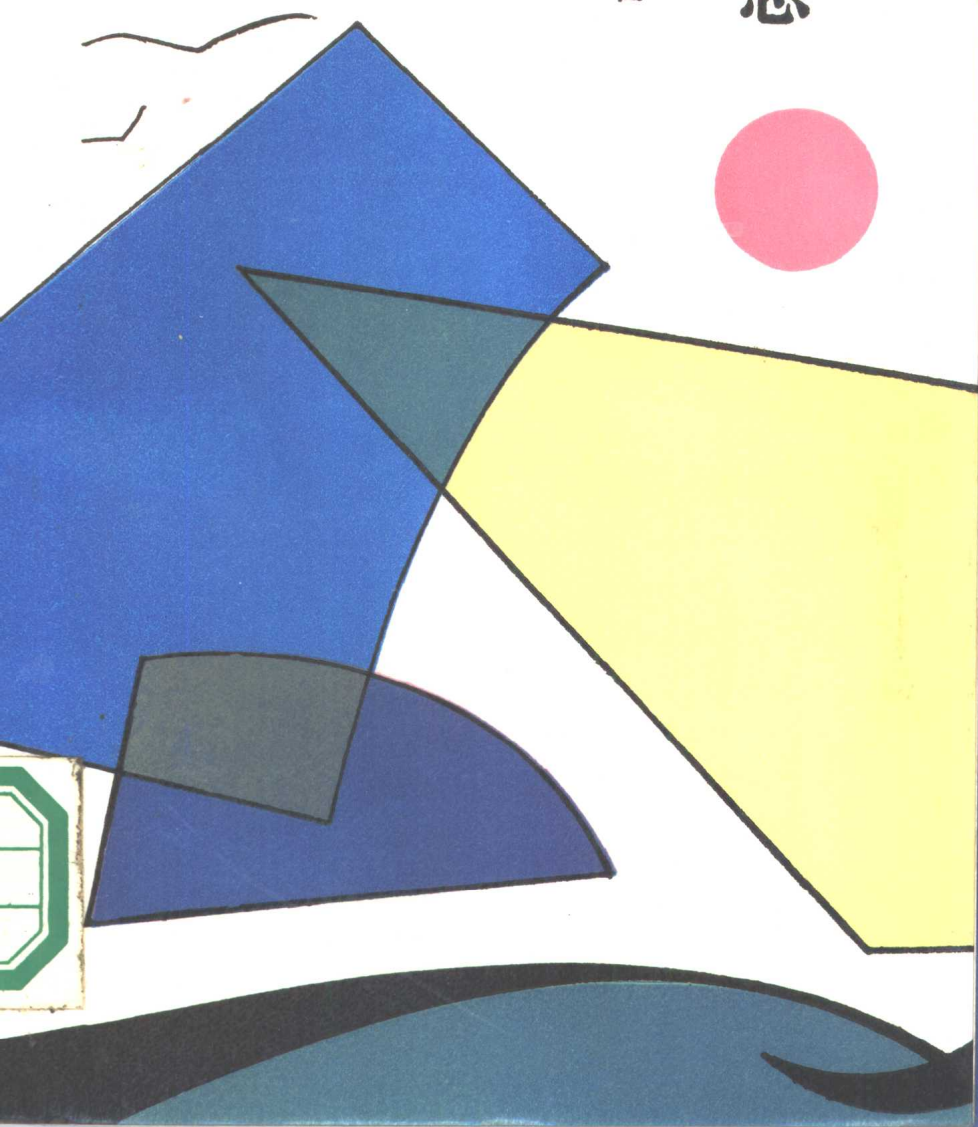


乡恋

王家男

时代文艺出版社



王家男

乡恋



乡 恋 XIANGLIAN

王家男 著

责任编辑：郭立家 封面设计：王笠君 插图：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6插页 163,8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52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94 定价：1.60元



王家男，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出生于吉林省蛟河镇。一九八一年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一九八五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省分会理事，现任《短篇小说月刊》编辑。王家男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发表了五部中篇小说，四十余篇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选集。

我常常对自己说：
要理解自身，理解人类，即
理解自己与别人的生活。

王家男

序王家男的猎人“系列”

雷 达

王家男，二十一岁的满族青年作者，显得瘦削而文静，他微笑的神情隐隐透出内在的智慧风貌，绝对没有我想象中关东汉子的粗豪气度，倒象个江浙一带文质彬彬的大学生。所以，最初见面的一刹那间，我的内心深处突然萌生了一丝疑问：他，就是短篇小说《乡恋》的作者？大约两年前，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偶然地翻到了《乡恋》，被这篇小说脱俗的格调和韵味一下子攫住了。小说描写旧时代长白山挖参人的剽悍意气，那种一诺千金、慷慨任侠的性格，那种宁可飘泊异乡，决不辱没人格尊严的倔强精神，显示出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生命强度。更难得的是，在短小的篇幅里，渲染出真切的历史生活氛围，结穴处冷隽洒脱，出人意表，使人感到它的作者的笔头还不无几分老辣呢！当时我曾推想，它的作者即使年轻，也必定具有犷悍不羁的气质。后来，这篇

小说又被收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篇小说年度选本，因而留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也许就是这个“记忆”在作怪，使我很难把这篇小说和眼前这张稚气尚未脱尽的脸联系在一起，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倘若对东北垦殖史和白山黑水的历史传说缺乏相当的理解，是不大可能写出《乡恋》式的味道的。于是，我想探究：《乡恋》究竟是一次偶然的成功，还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

经过一席交谈，得知王家男虽然年纪很轻，但谦虚沉着，冷静多思，已经有过一段不算太短的创作摸索过程，至今已发表了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我很抱愧，在见面之前，仅读过他的《乡恋》）。在读高中时，他已出版了中篇小说《大森林的女儿》。继《乡恋》之后，他开始了以“猎人的世界”为总标题的系列短篇小说的创作，至今这个“系列”已发表到了“之八”。他希望我能读一读这些系列小说。

现在，在我读完了他的猎人“系列”之后，不但见面时的疑团已涣然冰释，而且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生气的，尚未成熟的王家男。我深深感到，他的猎人“系列”不是一个孤立的创作现象，从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人生观念，文学观念，艺术追求，也不是他所独有的，而在当前一批青年作者中，带有某种普遍性。其中，有值得珍视的“追求”，也有令人担忧的“追求”。所以，我愿意谈谈对王家男猎人“系列”的看法，就不仅是为了评论一位文学新人创作上的成绩和不足，而是包含着这样一种设想：以猎人“系列”为例，尽可能地涉及到与之有关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以及所谓“永恒”主题一类的问题。

坦率地说，目前描绘东北地区生活的作品，虽然时有佳作出现，但就我接触的有限范围来看，能使我作为一个读者产生浑茫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感的作品还不够多，也就是说，能使我在阅读中沉浸于一种灵魂燃烧的自我满足的作品还不够多。象马加的《北国风云录》，陈瑀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张笑天的《永宁碑》，李克异的《历史的回声》，等等，固然以其强烈的历史感震撼人心，它们都是值得珍视的作品，但是，只要我们想到自从努尔哈赤发迹于天池之滨，随后至今的一部东北垦殖史充满了何等浩瀚的历史内容，我们就仍然会产生一种不满足感的。这不是几部好作品，而是几十部、几百部好作品也采掘不尽的生活宝藏。有时候，我很怀想肖红的《呼兰河传》，肖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有骆宾基等作家的作品。我并不认为这些作家作品是至今不可企及的，恰恰相反，当代东北作家的一些优秀作品已经超越了他们。我只是怀想着，从他们的作品中所散溢的浓厚的东北生活风味，这种只有在东北的沃土上才能产生的色彩和风味，理应在文学中得到更充分、更瑰丽多彩的描绘。现在人们大谈所谓“西部文学”，其实，东北的文学完全可以求得与西北的文学一并竞相辉映于当代文坛的效果。

我的话题扯得有些远了。不过，这与我要谈论的年纪轻轻的王家男也决不是毫无关系的。自然，王家男的小说清新明快，不乏生活气息和哲理思考，但毕竟比较稚嫩，不要说我“理想”中的气魄恢宏、深沉凝重的文学相距遥远，就是与我以上随便举出的几部当代东北作家的作品也无法比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这些作品，只不过一点萌芽，

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何况，在我看来，王家男的小说是正“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新芽”。他以小小的年纪，不惮艰辛，多次深入林区，怀着对猎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的浓厚兴趣，追随着猎人的足迹，醉心于“猎人的世界”。他的顽强的努力，他所选取的这一生活视角，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试图描写的猎人的世界，是白山黑水所独有的，一个奇幻幽邃的充满魅力的世界。这里似乎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和现实的新鲜事物都得到较为集中的保存的“博物馆”。在这里，积淀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存在着正在解体中的古老的生产方式和古老的文化心理结构，至今尚葆有古朴的自然美、人情美；在这里，同样面临着新生活的冲击，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猎人们，都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下去的问题了。当然，他还没有把这个世界之内的事物充分地、深刻地反映出来，但他所选取的这片题材领地的内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则是没有疑义的。所以，分析一下他写出了什么和没有写出什么，正确地理解了什么和偏颇地理解了什么，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看起来，王家男是热衷于提炼猎人生活劳动实践中的人生哲理的。他试图通过具象达到抽象，力图使他的人物的悲欢际遇从猎人的范围超越出来，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与整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取得心理上的沟通和默契。这种追求，当它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密切联系的时候，就取得一定的成功；当它脱离了具体的社会联系，进行孤立抽象的描写时，就造成失误。象《猎人的遗嘱》、《猎人与将军》，就有一种引

人深思的力量。在《猎人的遗嘱》里，度过了艰险漫长的狩猎生涯的“神炮手”欧阳春老人，当死神即将叩门之际，他的内心矛盾是深刻而剧烈的。他用一辈子血汗换来的狩猎“绝技”，反倒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精神负累：究竟是只传授给儿子，还是让大家共同享用？显然，他准备只传授给儿子。可是，儿子是个家庭的“叛贼”，刚学会了“空手抓狐”，第二天就教会了全村的青年，使老人切齿痛恨，无法继续传授。事实上，老人的狭隘心理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私有制残余所投射的阴影，不无令人怜悯之处。要扭转这种自私心理是困难的，因为它既然是长期形成的，也就不会在朝夕之间解除。作者捕捉的这一心理矛盾是很有意义的。小说结束时，老人临终之前喃喃自语着他的“绝活儿”，可惜儿子不在身边，医生们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这位老人痛楚的面容。对欧阳春个人来说，这自然是含恨而死的悲剧，但是，陶青山已经把他的“绝活儿”骗去了，年轻人们更有信心地生活在一起，这无疑又是一个喜剧。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的私有制造成的畸形心理与新生活的矛盾，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它不限于猎人的世界，而是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往而不遇的矛盾。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把它抽象化：写欧阳老人的性格，就是曾经在小生产者生活群体中养成的性格。他多少年来是个无权无势无钱的“穷炮手”，养家糊口的生存之艰辛使他深知狩猎经验技能的重要。这种性格与另一位以描写猎人生活见胜的作家乌热尔图笔下的老人是不同的。乌热尔图所写的鄂温克族猎人，是原始狩猎部落制的猎人，金钱观念和私有观念极为淡薄，更多地涂着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使用着原始

的思维方式。他写过一篇《老人与鹿》，那里的老人渴望在临死前与他的自然界的对手、又是朋友——鹿，能够见一面，听听“呦呦鹿鸣，求其友声”。而王家男笔下的老人，临死前渴望单独给儿子“传艺”。两相对照，其具体的社会内容是多么不同！但是，代表新生活的力量在王家男的作品里较为单薄，这实际上潜伏着作者认识生活的某种偏颇，在他的另一些小说中，这种偏颇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了，我将在后面专门谈到。

能否对于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现象作出独特的开掘，也许是考验一位小说作者把握生活本领的最重要之点。许多著名作家在谈到短篇小说的创作时，都不断地强调着：抓住一个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表现出比它本身丰富得多也广阔得多的社会现象。王家男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猎人与将军》，就给了我们一个“酸辛的尊敬”和虚假胜利者的无言的悲哀。作者不是简单地抨击阿谀逢迎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小说的主旨也不在这里，而是另有一番寄托。小说中的将军，少年时代是个“神炮手”，后来离乡背井，转战南北，建立了赫赫战功，成为令人尊敬的将军。但他对故乡有刻骨的眷恋，深深怀念着少年时代一同打猎的伙伴，而且他作为一个猎人，本性难移，渴望着垂暮之年再来一次“少年游”，再打一次猎。在他看来，他的青春和力量是和打猎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还乡，给山林小村搅起了兴奋的波澜。警卫员给他准备了自动步枪，被他斥退了；他还是要使用古老的“双筒围枪”，因为这是猎人勇武的象征。真正的猎人精神还能重新回到他的身上吗？他一再地强调要沿用古老的打猎方式。

他与乡亲们也似乎显得亲密无间，他的打猎终于以全胜告终。他兴奋得不得了，拔了兽毛夹在信中寄给老伴。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骗局罢了。这一带野物已经日见稀少，人们为了讨他的欢心（并非阿谀），让他的心灵得到安慰，连夜布置“四仗队”驱兽，这才造就了他的“胜利”。对一个真正的猎人来说，这是多大的悲哀呀！难道真正的猎人再也回不来了吗？历史使一切发生了变化，不管当事人是否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地位、亲疏、尊卑，事实上暗中起着心理作用。于是，在充满温情的还乡狩猎中，将军尝到了一点酸辛——被人敬畏的酸辛；感到了一种悲哀——虚假胜利的悲哀。将军能有这样的痛切的悲哀和深思，说明他仍不愧是个真正的猎人。这里的赞颂是带着现实生活血肉的赞颂；如果说包含着某种哲理，也是来自生活而不是来自书本上的哲理。

读王家男的小说，虽然感到份量较轻，但枝干清爽，语言简洁，构思巧妙。他很注意选择有力量的情节，尤其注意结尾，可以明显感到他学习欧·亨利式洗炼手法的痕迹。例如《猎人与弟弟》，仅有四千字，却写得情致绵绵，耐得起咀嚼。它几乎没有情节，结尾处却把小说积蓄的感情一下子释放出来。这里写到哥哥（猎人）在擦枪，准备着明天凌晨的出猎，漫不经心地随口答应了弟弟跟随打猎的恳求。弟弟兴奋地为哥哥奔走，打帮手，夜里做了一个甜蜜的梦，梦见“老林子白得耀眼，雪地上到处都是黄牛蹄印一样的梅花鹿的足迹。他们追着一群好漂亮的梅花鹿，哥哥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跟着……”当他从梦中笑醒时，天已大亮，他只看到

屋外雪地上的一行足迹，还有母亲的斥责声：“快把门关上，别把热气放跑了！”这时，作者写到：“三胖倚在门框上，望着茫茫的雪野，望着哥哥留下的那串脚印，他流泪了。泪水顺着脸蛋淌下来，掉到那身新的蓝色衣服上。”不知为什么，读到这里，我的心不由得沉重起来：本来无心骗人的人，却于无意中伤害了一颗纯真赤诚的童心。它使我想到鲁迅先生的《风筝》中，写到哥哥践踏了弟弟的风筝的“精神虐杀的一幕”。小说隽永的尾声，使全篇形成一种抒情诗般的格调。《猎人与猎人》的情节提炼也是有特色的。私有观念和蒙昧主义造成了陶李两家猎户的“世仇”，至今两家的后代依然形同陌路。他们同时击中了一头野猪，却为了那点可怜的“意气”和“脸面”，宁可掉头而去，但是，他们同时被狼群包围了，为了共同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逐渐靠拢，展开酷烈的斗争。共同的劳动排斥着人们的自私和狭隘，共同的劳动也在净化心灵，使猎人们相互吸引，凝聚力量。结尾简洁有力，先是互称姓名，但到危机关头，不由改口亲热地直呼其名：“青山，你看见南边那只瘸腿狼了吗？……”“由我来打，在春，你上子弹……”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友情的珍贵，个人力量的渺小，尽含其中了。

在我们以上的夹叙夹议中，敏感的读者将会发现，王家男的小说一方面流露出哲理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竭力躲避着对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剖析。他的某些小说，如果抽换背景，是不一定必然要发生在猎人的世界，也不一定必然要发生在今天的。这是否就是某些青年作者十分向往的所谓具有“永恒”的主题的作品呢？例如《猎人与妻

子》，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时代感却比较稀薄。它写一位漂亮的哑女，原先与本村的青年猎人相恋，不料突然被一个更加强悍的异乡猎人抢走；她曾奋力反抗，终因路途迷失，含愤与之成亲生子；但爱情之火不熄，几年后返回故乡，她决意与初恋情人出逃。出逃前，初恋者用枪在暗中击伤了异乡猎人，她目睹这一惨剧，憎恶初恋者的狠毒，改变初衷，与异乡人厮守了一生。我的叙述也许过于简略，但小说的情节梗概无非如此。应该承认，作者吸收了一些推理小说的技巧，情节波澜起伏，悬念迭出，有引人入胜之妙。作者在描写爱与义的矛盾中，强调真正的爱情只有和“善”和“义”联系起来，才是值得赞美的，也不无某些积极的意义。可是，这里看不到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这里的爱情也好，仗义也好，善恶也好，都被作者抽象化了，因而作品也就不可能有多少真正深刻的社会内容。

这使我想到，有相当一批青年作者，由于对文艺从属于政治，变成政策的图解的现象十分反感，便转而远离当前的政治经济生活，寻求所谓永恒主题的倾向。图解政策的急功近利固然违背艺术规律，不足为训，可是，试看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伟大作品，又何曾脱离过作者处身其间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怎么可能离开具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呢？只有深刻地剖析了现实关系，折射着强烈时代精神的作品，才可能具备永恒的价值。文学永远是特定时代的产儿，离开特定时代的生活特征和心理特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幸好这种倾向在王家男的作品中只是初露端倪，但这在实际上已经削弱着他的作品的思想力量。为什么

他的作品比较精巧，却总使人有“轻飘”之感呢？关键还在于，他没有把人物置于广阔复杂的现实矛盾中。诚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发展过程中是有不同的层面的，有些变化急速，有些则相对稳定。然而，即使是相对稳定的因素，也无不包含着具体的社会内容。比如“爱情”吧，它确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曾经是“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可是，不同时期的爱情，又必然旋动出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内容。

如果说，增强作品的时代感，扩充自己的视野，注重研究处于复杂现实矛盾中的猎人，是需要引起王家男重视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如何深刻理解和揭示猎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就是另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不喜欢《猎人与猎物》中的张忠贵这个人，他是那样的畏缩、胆怯、瞻前顾后，完全是个精神上的弱者。他仿佛只是为了满足一点卑微的求生意识而生活着。当然，我不否认猎人中有这种“胆小鬼”。可是，作者显然对他的心理矛盾作了错误的描写，给予不恰当的同情和肯定。当他看到自己的猎物——两只老狐狸和两只小狐戏耍在雪地上时，忽然联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想到万一自己死了该怎么办？于是，他的手发抖，几乎连枪也举不起来了。作为一个猎人，面对猎物，产生了物质生存的需求与心灵安慰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张忠贵的感情是灰色的，他完全不象个与大自然搏斗的勇士，倒象个懦夫。在他怀着悲悯和矛盾的心理打死老狐之后，作者写道：“张炮站在倒木旁边，无力地把枪筒顺了下去。他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一步向被击中的猎物

走去。他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了一趟深深的、长长的脚印……”这未免太沮丧了吧？我不喜欢张忠贵，并不是认为作者写了抽象的人性——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存在，而是因为作者贬低一个威名赫赫的“神炮手”应有的精神境界，或者说，作者把自己的臆想的感情赋予了人物。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渔夫桑提亚哥，虽然对尾随船只的大鱼闪过悲悯的念头，但他充溢着顽强的搏斗精神，是个失败的英雄。新时代的“神炮手”张忠贵何以如此萎顿呢？这虽然是王家男小说中的一处败笔，却也说明他对猎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还应扩大探索圈，如能增强阳刚之美则更好。

我想，他已初步显示了可贵的智慧和才华，又正好赶上伟大的变革时代，能否踏上一条正确的创作之路，迅速成长起来，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今天，人与自然，经济与道德、传统与现实，古朴之美与变革之美，新的狩猎方式与旧的狩猎方式，等等，显现着极其错综的矛盾形态，象王家男这样风华正茂的青年作者，除了大量的读书，更重要的，还是向生活的深处游去。

1984、11月写于京郊

内 容 简 介

您进过深山老林吗？在那连绵起伏的山峦之间，在那风雪迷漫的密林深处，有几缕炊烟升起，在那里，有一个猎人的世界。作者以其真挚深沉的情思、朴实亲昵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幅传奇色彩浓烈的乡土风情画。

作品题材广泛，从《告别童年》到《天长地久》，表现了作者对人情、人性、道德、爱情的思索。情趣与哲理交融，既抒发了对山林风光的豪壮之情，也揭示了人物多层次的内心世界。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目 录

序王家男的猎人“系列”	雷达 (1)
告别童年	(1)
冬天，一个春天的故事	(25)
遥远的呼唤	(32)
乡恋	(41)
猎人与猎物	(51)
猎人与猎人	(57)
猎人的遗嘱	(63)
猎人与弟弟	(73)
猎人与将军	(79)
猎人与妻子	(92)